

醫
學
辨
害



八十

醫學辨害

利函



八十

予診其脉左右咸伏必以爲死而不與藥
之夜果而死矣又一士人患惡寒發熱鼻衄
痛項背強急一醫以爲感冒與藥而不得効前
年患如此之證其時自以爲疝氣醫亦從病者
其藥有得効故又自以爲疝氣請藥於前年之
醫其醫罹病使弟子來五六日之間與疝氣之
藥忽發狂言妄語病家驚而易醫皆不得効請
用予藥語以始終不遺一事予診其脉沉細而
促日今見感冒爲疝氣其能致害每每如此感

胃不治而至重多有為傷寒之變是既為裏證
脈亦為甚危唯與一貼固辭而退其後怪證頻
出衆醫技窮而死矣予嘗見世人致害甚多小
卷短篇非所盡錄之今撮此九人欲懲後人也
其本皆是不可死者唯有一人免死而已予顧
藥不的當病證縱雖無直致害是不治其所治
不至重而待何故如芥子橙皮之類尚有能致
害而况用辛辣熱毒如番椒之類乎

痰病論第八

凡痰所成其因有五或因七情鬱結氣不能運
行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一也或因耽淫慾火
熾水衰不能制火上迫肺分肺氣受其傷失通
調水道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二也或因恣過
膏粱滋味脾弱而不能運化精液凝滯而成痰
是其三也或因嗜辛熱動火生熱肺氣傷于炎
熱不能通調水道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四也
或因嗜生冷寒濕屢伐發生之氣脾土虛冷其
氣不化精液凝滯而成痰是其五也古恬憺之

民未^タ曾^テ有^ラ此^レ病^ヲ後^ニ世^ニ道^ノ德^ハ不^レ行^ク多^ク物^ヲ慾^シ而^テ所^レ患^ル
 縱^ニ雖^モ曰^ク古^ハ有^リ患^ム之^ヲ予^ハ恐^ク甚^ク少^ク而^{シテ}如^ク無^キ也^ニ故^ニ徧^ク考^ル
 內^ノ經^ノ諸^ノ篇^ノ不^レ載^セ此^ノ病^ヲ全^ク無^シ痰^ノ字^ヲ矣^ニ醫^ノ門^ノ法^ノ律^ニ混^ニ
 痰^ヲ飲^ラ而^{シテ}為^ス一^ト證^ト曰^ク內^ノ經^ニ濕^ニ土^ハ太^ク過^ク痰^ハ飲^ク為^ス病^ト是^レ
 由^テ何^カ內^ノ經^ニ而^{シテ}云^フ爾^カ喻^シ嘉^ク言^フ之^ヲ言^フ大^ニ詐^リ也^ニ予^ハ嘗^ニ讀^ム
 名^ノ家^ノ醫^ノ書^ヲ皆^ク混^ニ痰^ヲ飲^ク而^{シテ}為^ス一^ト豈^ニ止^ム醫^ノ門^ノ法^ノ律^乎
 張^ハ仲^ハ景^ハ欲^シ救^フ人^ヲ患^ム內^ノ經^ノ所^レ未^ク備^フ非^ス唯^ニ論^ニ傷^ニ寒^ヲ又^シ
 間^ニ論^ニ雜^ニ病^ヲ各^々立^テ方^ヲ以^テ著^シ書^ヲ釐^ラ為^ス一^ト十^ニ六^ニ卷^ノ內^ノ經^ノ
 以^テ來^ニ立^テ方^ノ之^ノ祖^ト天^ノ下^ニ萬^ノ世^ニ無^ク不^レ宗^ス之^ヲ一^ト歷^ノ散^ラ失^ル

難復全書其中金匱要略混痰飲而同門是後
世所誤非仲景本意名家醫書混稱予恐爲此
也歟然門中病證治方各異而不可混之斯知
彌非本意矣予所論五等之痰飲食精液所凝
滯飲是飲水未成精液其證頗雖相似其本不
同如此後世混而投藥動輒見痰爲飲二陳化
痰等湯得効益以無知其本不同故治飲而不
能愈曰是病重而無効所以不知仲景各立治
方也繆希雍曰世以痰飲混稱藥亦混投殊不

知痰之與飲其由自別其狀亦殊痰質稠黏飲
 惟清水特其色有異或青或黃或綠或黑或如
 酸漿或伏於腸胃或上支胸脇刺痛難忍或流
 於經絡四肢則關節不利支飲上攻為心痛為
 中腕痛甚則汗出為嘔吐酸水苦黃水等種種
 各異或發寒熱不思飲食及不得眠皆其候也
 繆氏此言可謂是詳矣噫誠藥亦混投豈可不
 誤入乎弟子曰愚讀諸書多有載風痰子謂內
 傷所成未謂風痰何也予曰後世如此寡無痰

者唯有多少出不出耳其多者有為病其少者未為病常在脾肺之間風感則動其痰動則為病謂之風痰其本非風邪所致者也若專為風治之豈可不誤入乎弟子唯而退矣

喘病論第九

趙氏醫貫曰經云諸喘皆屬於上又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故河間叙喘病在於熱條下華陀云肺氣盛為喘居人書云氣有餘則喘後代集證類方不過遵此而已獨王海藏辯云氣盛當

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與有餘則
 清肅下行豈復為喘以其火入於肺炎燥真陰
 衰與不足而為喘焉所言盛與有餘者非肺之
 氣也肺中之火也海藏之辯超出前人發千古
 之精奧惜乎起其端未竟其火之所由來愚謂
 火之有餘水之不足也陽之有餘陰之不足也
 凡諸逆衝之火皆下焦衝任相火出於肝腎者
 也故曰衝逆腎水虛衰相火偏勝壯火食氣銷
 鑠肺金烏得而不喘焉是非趙氏所創草頗從

王字泰之言學者致惑於河間海藏乃見後世
 有如此之言也河間所誤既辯於前論海藏亦
 不可無以辯焉靈樞本神篇曰肺藏氣氣舍魄
 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渴胃盈仰息
 素問調經論曰肺藏氣氣有餘則喘咳上氣不
 足則息利少氣華佗朱肱憑據如此辭者也海
 藏欲超出前人著天地懸隔之說氣盛作氣衰
 有餘作不足遂削內經之辭至暗岐黃之旨趙
 氏反而曰發千古之精奧是非不思之甚乎夫

天地之五行人身之五藏平和則氣令得常有
 餘不足則失常此所失常為災為病海藏反而
 見盛與有餘以為得常曰清肅下行豈復為喘
 乎是大誤也且肺喜清虛而不欲窒碍其氣有
 餘則實為窒碍宜哉其病為喘也何以得清肅
 下行乎海藏見氣以為火日所言盛與有餘者
 非肺之氣也肺中之火也是又非欲改經辭而
 作肺藏火火舍魄乎此所謂氣者對血之氣與
 肝藏血血舍魂等辭儉言之是其證也何以謂

非肺之氣也乎ニナカト又何ヲ以テ謂フ肺中之火也乎ナリト岐黃
 論道著經欲覺サシト天下後世故必ニ為ス火則ニ當ニ明ニ言フ
 火何以有ニ言テ氣而ニ惑ス人乎ヲ夫陰陽五行之變有
 餘最能モ為ク害ヲ或ハ自ハ亢ニ而テ有レ餘ニ或ハ乘フ不足ニ而テ有レ餘ス
 趙氏唯テ以テ為ス乘フ不足ニ曰ク火之有餘ハ水之不足也
 陽之有餘ハ陰之不足也故ニ今ニ信ス此ノ言ヲ者ハ每ニ見ル癆
 瘵之證ハ彌ク曰ク陰虛火動ト而不知ラ曰ク火動陰虛ト矣
 內經曰ク亢ニ則テ害ス承テ迺チ制ス之論五行自ハ亢ニ而テ有レ餘ス
 之害ハ假シ令ハ火亢ニ則テ害ス金ハ水承テ迺チ制ス之是也若為ス

乘水不足而有餘何以有承廼制之之力乎今
 正見有此所謂承廼制之之辭斯知火之有餘
 自亢而非乘水之不足矣予前論詳陽易為有
 餘有餘則陰被害而不足自不足而至絕陽亦
 不能獨立故雖曰二者可調其要在使陽不亢
 內經曰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又曰陽強不能
 密陰氣乃絕是也予翫味如此辭知自亢而有
 餘趙氏不知而為偏見豈非不翫味內經者乎
 夫相火為遊行之火天地無處而不至在人身

亦然何處有不至其本常含于心包絡近心而
承君火之命將命則出於心包絡三焦無處而
不遊行故少陽三焦為府厥陰心包絡為藏然
則自遊行而言之可謂上中下三焦相火也自
其本而言之可謂出於心包絡也何以特謂下
焦衝任相火乎又何以謂出於肝腎者也乎此
所謂諸逆衝上皆屬於火是以火主炎上故也
予盡考內經見論諸藏諸經皆有逆氣其為病
亦是多端也何以可止論腎水一藏乎又何以

可止論喘病一端乎凡喘有熱有寒不可一偏
論之予嘗見有寒喘治以溫熱之劑或因肺受
寒冷或因下元虛冷故用參蘇溫肺湯八味丸
等劑每每得効不知其幾何人也河間移喘病
於熱條以來海藏見爲火而立論如此諸家又
爲惑如此其弊多以誤後人唯知有熱喘而不
知有寒喘病者殞命於寒涼之劑不少予素爲
之患遂至辯于此矣

脹滿論第十

李東垣引內經立中滿腹脹論曰大抵寒脹多
而熱脹少治之者宜詳辨之予見內經諸篇大
抵脹滿有二寒水脹滿熱火脹滿濕土脹滿是
也東垣見其濕爲寒相混而較之於熱所以爲
寒脹多而熱脹少也故首引太陰所至爲中滿
等辭得爲論中寒脹之張本矣夫太陰爲土其
氣爲濕不可直見爲寒水而况濕盛生熱者乎
又曰調經篇云因飲食勞倦損傷脾胃始受熱
中末傳寒中予盡考本篇不見有此辭縱雖有

此辭其始受熱中是為之病因當為熱脹安可
 取末而為寒脹乎又曰脹取三陽三陽者足太
 陽寒水為脹與通評虛實論說腹暴滿按之不
 下取太陽經絡胃之募也正同此所謂脹取三
 陽九鍼十二原篇之辭謂胃膽膀胱足之三陽
 經豈可特謂足太陽寒水乎予見通評虛實論
 篇末結文所謂氣滿發逆與消癰等病儉言而
 同為熱病膏粱所致而肥貴人之所患也蓋所
 謂腹暴滿按之不下此氣滿發逆之病也是為

之寒脹豈非大誤乎本篇所謂取太陽經絡是
手太陽東垣以為足太陽而引之最得戾岐黃
之旨馬玄臺所註內經加手字是欲無後學致
惑於東垣也歟又所謂胃之募是中脘之穴手
太陽少陽足陽明所生任脉之會也予遂不見
內經有足太陽經絡干涉於胃之募矣內經曰
諸脹腹大皆屬於熱今觀此辭合多熱脹徧考
諸篇少於寒脹是其論熱脹之辭疑頗失之於
脫簡也若不然則此辭無所歸著東垣輕易見

曰此乃病機總辭唯解以外傷風寒有餘之邪
 自表傳裏寒變為熱而作胃實腹滿與膏粱之
 人濕熱鬱於內而成脹滿者也凡天下古今之
 言皆舉多為之總辭內經以為寒脹多而熱脹
 少豈不謂諸脹腹大皆屬於寒乎刺熱論曰熱
 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是脾熱之為病
 也厥論曰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是陽明之厥
 為病也太元正紀大論曰中熱脹面目浮腫是
 陽明司天初之氣太陰為病也又曰心腹滿熱

臆脹是太陰司天四之氣少陽為病也又曰臆
憤臆脹是火鬱之發為病也又曰腫脹嘔是不
遠熱則熱至之為病也本病論曰小腹堅滿小
便赤沃是少陽不退位之為病也至真要大論
曰少腹中痛腹大是少陰在泉熱淫所勝之為
病也又曰腹大滿膨膨而喘咳是少陰司天熱
淫所勝之為病也又曰身面胗腫腹滿仰息是
少陽司天火淫所勝之為病也又曰躁煩腹滿
痛是少陰之勝為病也率是諸脹腹大皆屬於

熱者也其解不以如此辭亦皆爲之非熱脹歟
虞天民醫學正傳或問丹溪治腫脹之證專主
乎土敗木賊濕熱相乘爲病東垣又多主乎寒
言病機諸腹脹大皆屬於熱之語乃言傷寒陽
明經太實太滿之證也又云熱脹少而寒脹多
二說不同其孰非而孰是歟曰東垣北方人也
其地土高燥濕熱少而寒氣多故有是論我丹
溪先生生長於東南之地故病此者盡因脾虛
受濕肝木大旺故言然也天民未嘗知東垣以

濕爲張本友而以爲土燥濕少故有是論其旨
霄壤相懸也豈非不思之甚乎內經所謂病機
皆是天下總辭便與四方言之非唯與東南言
之丹溪亦因內傷而論之非因方土而論之然
專主濕熱以爲無寒脹是誠一偏之見也天民
此說一出彌惑後世醫者北方以爲無熱脹東
南以爲無寒脹從東垣者致惑於寒脹從丹溪
者致惑於熱脹宜用寒劑而用熱劑宜用熱劑
而用寒劑偏見之治動輒害人皆是三家之咎

唯有其害多少耳予顧暮世與古不同人多失
道溺慾或因妄飲食濕熱之物或因妄動君火
相火及厥陽之火熱火久鬱而不得開妨碍運
化則成脹滿故見今人益多患熱脹其益害人
皆從東垣者也噫乎東垣所論始終出於牽合
後世醫者不能知之予不可無以竭奴才矣

狂疾論第十一

予嘗見患狂疾甚重則妄害人又自害已身人
皆爲大懼故別構居固密如獄長爲廢人以經

日月間有愈而人尚不許此疾所以易再發也
今世患者甚多豈不可悲歎乎內經曰諸躁狂
越皆屬於火予詳原其所因多發於心火痰火
蓋人遇於世有時有分智者得能知之愚者不
能知之故不待時又不安分有失志於榮辱之
間志是心之所之心屬火陽中陽藏失志則心
惑難決陽火暴折而亂神是以內經帝曰有病
怒狂者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
以使人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

怒也病名曰陽厥此所謂陽皆包火是卽心火
之狂也或爲七情所傷氣鬱而生痰或飲食好
生痰之物痰火逆上而亂神是卽痰火之狂也
劉河間曰夫上善若水下愚如火故六欲七情
上善遠之而下愚遷之今世患者甚多是益多
如火者故也今嗜葷若番椒者又多有患此疾
世人自不知之又豈不可悲歎乎夫葷若也番
椒也其性甚熱其氣甚芳其味甚辛助火生痰
何甚於此內經曰芳草發狂又曰非緩心和人

不可^ナ以^テ服^ス此^ヲ予^ハ今^ニ見^ル患^ニ狂^ラ疾^ヲ率^チ非^ス緩^ク心^ヲ和^シ人^ノ識^ヲ
 哉^カ內^ノ經^ノ之^ノ言^ヤ也^ヤ趙^ノ繼^ノ宗^ノ曰^ク若^シ以^テ痰^ヲ能^ク為^ス狂^ラ則^チ凡^ソ
 有^ル痰^者皆^シ狂^ニ而^シ予^ハ未^ダ之^ヲ見^ラ蓋^シ不^レ觀^ヤ諸^ノ傷^ニ寒^ノ之^ノ發^ス
 狂^乎傷^ニ寒^ノ大^ニ熱^ス則^チ狂^ニ發^ス也^ヤ又^チ不^レ觀^ヤ諸^ノ飲^ニ酒^ノ之^ノ發^ス
 狂^乎夫^ハ酒^者大^ニ辛^ク之^ノ物^{ナリ}飲^ム多^ク則^チ熱^ニ甚^ク熱^ニ甚^ク則^チ發^ス
 狂^也歷^レ歷^ト試^ス之^ヲ則^チ凡^ソ狂^ノ之^ノ為^ル病^ニ未^ダ有^ラ不^レ屬^セ之^ヲ於^テ
 熱^也但^シ有^ル輕^ク重^ク淺^ク深^ク之^ノ不^レ同^耳其^ノ脉^何如^シ其^ノ脉^何如^シ
 三^部俱^ニ盛^ク浮^ク大^ク滑^ク數^ク而^シ長^ク也^ヤ其^ノ治^何如^シ損^シ其^ノ六
 府^有餘^之陽^益其^ノ五^藏不^レ足^之陰^務使^テ陰^陽相^調

和無所偏勝如此而已矣豈可以痰治之哉予
 顧熱之為疾甚多狂疾其中一疾痰之為疾亦
 甚多唯亂神則發狂疾是又為痰之一疾非為
 有痰者皆狂先輩治此疾用治痰之藥如加味
 導痰湯加減溫膽湯之類是也丹溪治法補虛
 清熱導去痰滯故有兼用治痰之藥予亦有從
 用而得効趙氏專以為熱而不為痰曰豈可以
 痰治之哉是大誤也內經曰陰不勝其陽則脈
 流薄疾并乃狂又曰邪入於陽則狂又如足陽

明之病及赫曦之紀血流狂妄之類皆是實狂也又曰肝悲哀動中則傷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又曰肺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又曰陽重脫者陽狂又曰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皆是虛狂也然則有虛有實有熱有痰後世醫者不可一偏而見焉

耳病論第十二

趙氏醫貫論耳病諸證其中有不可不辯者曰若夫久聾者於腎亦有虛實之異左腎為陰主

耳病論

耳病論

精右腎為陽主氣精不足氣有餘則聾為虛若
 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徒壯此精氣俱有餘固藏
 閑塞是聾為實及高壽之兆也二者皆稟所致
 不須治之又有乍聾者經曰不知調和七損八
 益之道蚤衰之節也其年未五十體重耳目不
 聰明矣是可畏也予既立命門論詳辯右腎左
 腎駁越人以來名家及趙氏之說此所謂右腎
 為陽主氣亦不知左右皆陰而共藏精也夫腎
 藏精天一之水人身之根壽天之源故有餘其

人得壽不足其人得夭有天稟有人爲一既難
論者也若稟所致而爲龍當自赤子而患之自
赤子而精不足何以有得高壽乎予將用藥而
補養不足縱雖爲天稟滋精治之趙氏以爲稟
所致日不須治之大誤也予憶腎開竅於耳得
爲之應用腎爲根本耳爲枝葉聾而失應用猶
枝葉枯槁枯槁則精約于根本固藏閉塞而爲
有餘是誠可謂高壽之兆也若能用藥而補養
其精當達于枝葉是亦非稟所致何以不須治

之乎予考內經此經陰陽應象大論也此所謂
 蚤衰之節也下有所謂年四十陰氣自半也之
 辭上古天真論又有所謂五八腎氣衰之辭蓋
 所謂腎氣衰是即謂陰氣衰也自字有漸字之
 義所謂陰氣自半謂漸衰及十之四五六是人
 之常當衰時而衰也若非衰時而衰是人之變
 故曰蚤衰之節也然則所謂耳目不聰明謂自
 半至五十漸衰而患之非謂蚤衰而患之趙氏
 引此辭而論乍聾者恐是誤蚤字以為乍字之

義也。內經曰：年五十體重。趙氏曰：其年未五十，體重其言不相均，亦是何義也。今醫值中年以上，患聾者曰：是高壽之兆，不須治之。遂使人忽養生之道，其害却而多，至促命。予問有見其人噫乎，可不傷也哉。

癰疽論第十三

予問人曰：吾紀州土人患癰疽，有過於他土人。未知子以爲如何也。予曰：大抵原癰疽所因，喜怒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調，陰氣不足，陽氣有

餘營氣不行而後發之內經異法方宜論曰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紀州是其方土人之陽氣易盛方盛衰論曰至陽盛地氣不足故陽氣有餘則陰氣亦彌不足是所以有過於他土人也門人即引本篇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疎理其病皆爲癰瘍子指東方而言南方似悖岐黃之旨何也予曰本篇自

中華而言之倭國是誠東方之域予今就其
而言南方爲癰瘍之地而言最多是雖非自中
華而言之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也古來膏粱富
貴之人不因方土而多患之是貪肥膩炙燻之
物逸居不勞嗜慾無度以致虛邪熱毒內攻煎
熬氣血而有成之今世益多快情恣口之人失
命於癰疽不知其幾何也予每值其人預語內
經曰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
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於未有形也

癰疽論

愚者遭其已成也又曰膿已成九死一生畏此
辭者有能免之不畏此辭者無免之吁嗟聞而
不畏可謂愚之愚者也又如膏粱富貴之人發
渴引飲或項背拘急重著或卒為大便結燥多
是生癰疽之先兆也予蚤教禁忌且與以藥劑
間得使其人免之矧未有先兆而畏乎然則與
費慮於九死一生之時寧致治於未有形之前
後人以爲聖人所致而不願之誤也今人採忍
冬葉醬油煮而食之又水煮而去汁味增調和

食之日每月食忍冬三五次預能防癰疽之患
 也予由此觀之非無畏癰疽之人又非無為預
 防之人惜矣哉未知益有快精恣口之害也其
 僅食忍冬比之其害為十之一二孟子曰一日
 暴之十日寒之此之謂也今庸醫治癰疽不察
 表裏虛實又不察膿成與不成大率用荆防敗
 毒散非唯不能成膿而潰亦難收斂所以有損
 脾胃傷正氣之害也先哲論其害尚有未知者
 故予贅于此汝當能知焉

癰疽論
 卷之八
 五

楊梅瘡論第十四

予未見古書載楊梅瘡，是以爲古人無患之病也。李時珍曰：嶺表風土卑，炎嵐瘴熏，蒸飲啖辛熱，男女猥淫，濕熱之邪積畜，既深發爲毒瘡，遂致互相傳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是後世所患也。予素見患此瘡多如李氏之言，其餘淋病痔疾，或誤傷陰器，等患變而爲此瘡，居十之一二矣。今世孤女寡婦流落而無所歸，賣淫受直以養其身，每夜有爲數次之交，故猥淫濕熱之積

動輒至患此瘡，俚俗壯年多，有患之率是買淫而傳染者也。予邇南方煙瘴之地，熏蒸頗同於嶺表，土人最多有患之，是卽地氣所以能助濕熱也。凡患此瘡者，隱於人竊用劫劑而欲急愈，是愧父兄師君，知已猥淫與衆人畏傳染而遠已也。故醫好速効者，從其所欲，得用輕粉銀朱腦麝之劑，氣血不虛者少爲害，虛弱之人不勝酷毒竄入經絡筋骨之間，既愈之後變爲壞證，或爲筋骨攣痛，或爲癰毒痔漏，或久則生蟲爲

癰或為手足皴裂或為癩風中風癰證等病悲
 哉為害如此大也門人聞予言曰未見後世名
 醫之書有變為中風癰證之謂今予言之愚亦
 見之請聞其理如何也予曰輕粉是劫痰涎之
 藥其用失宜反而生痰故有氣血虛者用之痰
 火乘虛而為癰證又原中風所因非止一端痰
 火乘虛而生熱亦能致之丹溪曰痰生熱熱生
 風是也門人曰愚聞子言其理誠明然則輕粉
 是決為不可用之藥也歟予曰用之於氣血不

虛者非決為不可用之藥唯要無失法過劑否則必變為壞證後世名醫雖曰其害今人妄用而不畏之汝宜畏焉汝宜畏焉

疥癬論第十五

夫疥癬者皆因脾經濕熱肺氣風毒久而不愈延及遍身浸淫潰爛或痒或痛二者有小蟲而能傳染人雖曰甚苦不敢害命宜服和血解熱之劑不耐其苦而求速効用傳貼熏洗之毒藥縱使疥癬有愈于外其毒鬱內變為腫滿重則

無レ不レ害レ命レ豈レ可レ不レ以レ懼レ乎レ今レ世レ倭レ國レ有レ一レ小レ瘡レ
肥レ前レ土レ人レ始レ患レ之レ傳レ染レ而レ流レ于レ南レ北レ故レ名レ曰レ肥レ
前レ瘡レ猶レ痘レ瘡レ曰レ虜レ瘡レ是レ為レ新レ生レ之レ病レ亦レ疥レ癬レ之レ
類レ也レ初レ生レ于レ手レ足レ之レ間レ增レ劇レ則レ延レ及レ遍レ身レ其レ狀レ
為レ木レ包レ大レ如レ黍レ粟レ粒レ漸レ長レ成レ膿レ浸レ淫レ潰レ爛レ痛レ痒レ
發レ止レ纏レ綿レ不レ愈レ是レ亦レ有レ小レ蟲レ而レ能レ傳レ染レ人レ用レ針レ
探レ瘡レ中レ蟲レ著レ針レ而レ出レ體レ白レ頭レ黑レ而レ為レ能レ行レ不レ知レ
其レ有レ口レ目レ手レ足レ是レ最レ小レ而レ難レ見レ故レ也レ予レ見レ此レ瘡レ
發レ痒レ之レ時レ頻レ抓レ頓レ痒レ不レ能レ放レ手レ傳レ貼レ諸レ藥レ不レ能レ

止之唯浴ニ熱湯則快而止故多其快好以為
常不知熱湯能開肌表風冷易侵也若風冷侵
肌表蒼毒鬱結于內是亦變為腫滿豈止毒藥
也乎嘗值此患者有求治於予率用赤小豆湯
加棗從宜則愈病勢重者無如之何或曰古醫
外治其能得效用輕粉銀朱黃丹胡粉之類今
如子之言皆是為不可用也歟予曰瘡毒稍衰
之時宜用而擊惰歸其功速而免後害何以為
不可用乎若當盛時用之愈而復發倍初否則

多變為腫滿汝要知宜用之時矣

日死瘡論第十六

夫瘡小而危命莫勝於疔瘡人不可無最畏之
又不可無蚤治之今俗民不畏之見為尋常之
瘡輕忽以過日數向危而後驚惶良醫不能治
遂以見其斃豈不可酷憐乎予邦俗民患疔瘡
急候或暴病兼患他瘡皆名曰日死瘡不敢信
醫所言甚者雖無瘡見暴病急候曰是日死瘡
攻內而不現外者也予按疔瘡別有一內疔與

外疔之證大同但瘡形不現過數日間有一處
腫起者是爲瘡不現外者雖然非俗民所知假
令初有由見此證而言之今專見暴病急候以
爲瘡大誤也予嘗讀諸醫書未見有日死瘡不
知何書有之也否俗傳唯曰病急而其日死故
得此名一名一時瘡是言其最急予邦牟婁郡
土人多患之其治用針而刺二十指出血則瘡
毒從出而愈曰是惡血凝結爲病也予見虞天
民醫學正傳論嶺南煙瘴之地多有發痧病其

瘡類乎疔瘡一法有以針刺十指出血暴病急
 候似於俗傳日死瘡牟婁郡亦是南方煙瘴之
 地土人所患當有發破病刺指出血而愈亦宜
 也故土人見其愈彌不信醫所言如疔瘡急候
 與暴病兼患他瘡皆無不用其法又如青筋病
 雖無瘡其證似於發破病多見為日死瘡無不
 用其法矣予以刺法言之疔瘡皆刺瘡心至痛
 處及刺四邊十餘下令血出去血傳藥其中或
 紫黑色有一條如紅線直上急於紅線所至處

刺出毒血然後以藥塗之又如青筋病唯於兩
手曲池青筋上刺而出瘀血皆是其病所現而
出毒血末見醫書有刺二十指也又如中惡卒
厥乾霍亂真心痛陰寒腹痛等病未見有其法
也予考內經刺瘡論曰諸瘡而脉不見刺十指
間出血血去必已是病所且發而瀉邪實故內
經又曰瘡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
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
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

而血者皆取之此真往而未得并者也凡暴病
急候用針出血之法所以開通經絡流行氣血
瀉去邪實也其功為瀉而不能為補雖如單出
血氣亦有從出故氣血素虛者不可妄用之其
虛愈甚病勢乘虛何以有不致危亡乎問人問
曰龔廷賢云青筋之證北人多患之南人有此
即砂證也愚觀此言似為南方無青筋之證未
知子以為如何也予曰善哉問也今翫味此即
二字龔氏以為南人有此證非真青筋即是砂

證也然則究竟以爲南方無青筋之證矣龔氏
既云夫青筋之證原氣逆而血不行俾惡血上
攻於心也又引丹溪之言云氣血和一疾不生
虧則百病生焉况此病先傷於氣而後復損其
血不至於天柱者益亦鮮矣予便就此言而觀
之青筋之證氣血傷損所致也夫氣血傷損因
攝養失宜是人所致而非方土所致故攝養失
宜則南人無不傷損無不傷損則無不有青筋
之證龔氏之言豈不誤人乎若見青筋以爲砂

證ト不レ刺ニ曲池ヲ而刺ニ十指ヲ不レ治セ其所ヲ治ス治レ其所ヲ不レ治セ非ス特リ不レ出サ瘀血ヲ而足テ益傷ス損ヲ噫フ乎レ虛虛ノ之ヲ至リ不レ死セ而待ニ何ヲ也カ問人ヲ唯ク而退ク矣カ

內肩氣論第十七

今世下ニ民有レ肩背痠痛拘急重著等病曰內肩氣ト或曰ハ肩癰ト又有レ頭目口鼻之病曰是內肩氣ト逆上スト其治ス用灸ヲ而不用ヒ藥ヲ便名キ灸穴ヲ以テ曰フ內肩有患ル此病則曰ク是因レ常不レ灸セ內肩故無キ病者亦預灸ス之ヲ予見ル其穴乃肺俞也俗醫云肺俞也

名曰內肩，是以其處在兩肩之內也。凡肩背痠痛等病，或因痰氣，或因風氣，或因濕氣，或因太陽鬱氣下，民名曰內肩氣。是取其處與氣猶風寒暑濕之氣爲病，而從脚起名曰脚氣也。又云，嗜好之病，謂之癖。內肩氣由拳手過肩得暫快，每發其過猶嗜好之病，故名曰肩癖。一名曰過肩氣，亦卽取此過肩之義。俗醫所謂名義如此，其本皆是齊東之語也。今治此病有取血者，其法小匏截帶作口，細剉肥松而如花樣，燃火入

匏中將口當病處要使火氣不漏外吮血勝數
條蝶針業此治法者自銜其術曰肌肉筋骨之
病大率無不治之最能治肩癱頭痛腰痛腫毒
癩風瘀血之病唯不治藏府精神之病而已予
顧血氣生於藏行肌肉筋骨營運護衛以爲人
神人有此身賴養此神內經曰養神者必知形
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
不謹養此之謂也豈可妄取乎是此治法如單
取血氣亦有從而出于外故血氣衰者無不以

以致害未衰者偶有開發疏通而愈殊不知犯
禁灸禁鍼之穴血氣未衰亦能致害也一漁人
患肩背強痛取肺俞及曲垣其痛立愈日久不
發後至四年之秋五椎周圍大痛即從其處以
取心俞鮮血頻出四日不止眩暈悶絕四肢厥
冷予與藥止血餘證亦為退三年之間身如菜
色呼吸急迫不能行動後醫無効面目浮腫飲
食漸減憔悴而死矣又一奴患後髮際強痛灸
而無効遂取玉枕穴發眩暈氣息將絕予先與

妙香散次與益氣補血之劑眩暈雖有漸愈強
痛復發如舊矣又一匠人患頭痛連年月而不
愈取百會及腦戶眩暈顛倒以死須臾甦生而
尚如癡默默不能知覺人事父兄請用予藥遂
與補養之劑其如癡漸愈頭痛不能愈矣此三
人予嘗所見者因犯禁灸禁鍼之穴其餘未嘗
見者不知幾何人也吁此治法何者始之非徒
無益而又害之妄作之至豈不可悲乎

醫學辯害卷第八終